

城事

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，地处黄河尾闾、渤海湾畔，因古城轮廓似凤凰，被称为“凤凰城”。

黄河与渤海的千年对话，塑造了利津的文明基因。古代利津“内控黄河、外锁海运”，得益于通航的海河联运优势，逐渐形成水陆码头和商贸重镇。自春秋战国渠渠煮海熬盐之盛况，到清代永阜盐场居山东八大盐场之冠，再到成片滩涂上筑起房台村落，利津因河而生、因河而兴。河与城的故事还在这片土地上延续，写下新的篇章。

民宿、摄影、写生，房台村落有了艺术范儿

走进利津县北宋镇佟家村，青石铺就的小巷蜿蜒其间，一幢幢泥土夯筑的房台老屋静静伫立。写生画架与摄影三脚架有序排列，来自美术院校的师生们沉醉其中，将古房台、老槐树和那饱经沧桑的斑驳土墙收入画布与镜头。

房台村落，是黄河在这片土地绘就的独特人文景观。生活在滩区的村民逐水而居、依水而生，为抵御洪水对房屋的侵袭，便用泥土夯筑起一个个高耸的村台，将房屋建在台基之上。

2018年，利津县开启滩区旧村台改造提升工程，把19个滩区村庄的零散房台进行连片加固、排污管网铺设、道路硬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步推进，佟家村正是这项工程的受益者。

“在过去，垫台打夯是关乎生存的头等大事。村民们靠着肩挑车推，一点点堆积起生活的希望。一家垒台，全村协力，齐声唱起夯号，彼此鼓劲加油。那种攥指成拳、团结向上的精神，早已深深烙印在百姓的心底。”佟家村党支部书记佟振飞感慨万千。

改造过程中，如何开拓发展之路？利津县立足自身实际，积极探索乡村产业振兴的新路径与新模式。佟家村精心保留的连片古房台，不仅成为展现滩区人民过往生活的生动注脚，更承载着极具区域特色的人文精神，成为村子发展旅游产业得天独厚的资源。

“我们推进黄河畔·佟家沿黄传统村落保护开发项目，对房台及房屋、树木等附着物进行合理收储利用，相继建成民宿、黄河滩文化展示馆、黄河口文学艺术创作基地等。如今，来自各地的学生和摄影师、画家等艺术从业者，成为村里的常客。”佟振飞介绍。

与古房台共同激活的，还有代代传承的老手艺。滩区随处可见的芦苇、蒲草，老一辈常用来编制防汛器具，如今，佟家村成立编织合作社，社员们制

作的坐墩儿、蒲团、储物筐等手工艺品，成为受到游客喜爱的特色礼品。

“如今，我们的草编产品畅销海内外，村里的‘宝妈’和老人在家门口就能赚钱，每个月大概能收入2000元。”利津圆梦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社长唐恩美说。

漫步老街长巷，寻访特色非遗

从佟家村沿黄河而下，驱车行驶约40公里，抵达利津县盐窝镇南岭村老街长巷。

黄河夯号民俗表演现场，8个赤膊汉子头戴草帽、脚蹬布鞋，合力拽动系着粗麻绳的石夯。随着“哎嗨哟——艰苦奋斗哟”的夯号声划破长空，石夯裹挟着黄土重重砸向地面。“夯号讲究的是‘人心齐，泰山移’，过去修堤筑坝，全靠这股子精气神。”黄河夯号代表性传承人张希彬抹了把汗，继续说道，“人们用圆木拴上绳子叫‘木夯’，一人扶把手，其他人扯绳捶打地基，有人哼着小调，大伙根据节奏使劲，调子越响、步子越齐。”

漫步老街长巷，黄河夯号在耳畔响起，老扬琴曲调咿呀婉转，剪纸手艺人窗棂下飞剪走纸，黄河澄泥陶印匠人在晾晒陶坯……如今，这条老街巷已成为非遗活态传承的新地标。

明清时期，盐窝镇又名“盐窝街”，盐业发达、商号林立。后因黄河改道，昔日盐场逐渐没落，盐田沦为盐碱地。

“以前人均1.2亩地，每亩地一年挣不到1000元。”南岭村党支部书记陈召荣话锋一转，“老一辈守着盐碱地讨生活，直到文旅春风来了转机。”

非物质文化遗产伴河而生、绵延相传，利津县将与黄河相关的非遗搜罗起来，打造出老街长巷非遗文化街，目前已入驻黄河夯号、老扬琴、王家宫廷剪纸、黄河澄泥陶印等非遗项目35个，沿街布设21家特色非遗店铺，设立流动摊位90余个。

“五一”假期，我们共接待游客10.9万人次，带动旅游收入940多万元。”陈召荣说，“为发挥文旅融合的‘乘数效应’，我们开展黄河非遗大集，日均接待游客5000余人次，单日最大接待游客量达5万人次。10支表演队伍年均演出400余场，为村民提供200余个就业岗位。”2024年，“利津县集成推进非遗保护传承推动老街长巷融入现代生活”入选文化和旅游部评选的文化和旅游领域改革创新二十佳案例。

如今，老街长巷正悄然编织着崭新图景。“守好文化根脉，让传统技艺在时代浪潮中绽放光彩，随着文旅品牌的持续擦亮，黄河文化将在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中生生不息。”陈召荣说。

山东利津将非遗保护传承融入产业发展——

听夯号品非遗

本报记者 李蕊

黄河畔赶大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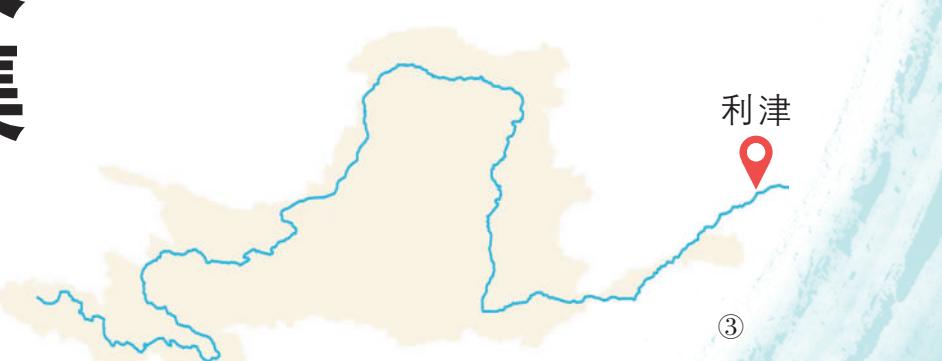
黄河夯号 房台人家

从青藏高原奔流而来的黄河，行至下游的利津，水势渐缓，泥沙与故事一同沉淀于此。千百年来，这里的人们用夯歌与泥土对话，将智慧夯进层层垒筑的房台。

利津境内，黄河延绵74公里，在河槽与防洪大堤之间的土地为滩区，洪水来临时，可起到行洪、滞洪作用。然而，居住其间的百姓曾深受水患困扰。为此，百姓就地取土、以土筑台，形成房台这一独特的建筑形态。

2018年，利津19个村的滩区旧村台改造提升工程启动，对原村台进行加固修缮。如今，保留的老房台成为黄河文化的载体，一块块夯土，诉说着滩区人与河共生的智慧。

夯土成台的壮举，塑造了滩区人自强不息、攥指成拳的精神品格。那时，家家户户筑房台，打夯要唱黄河号子，“哎嗨哟，众人齐心把台筑嘞”，夯歌一响，十里八乡来帮忙。由劳动号子催生的文化记忆，如今化作非遗黄河夯号，在文旅融合中焕发光彩。



利津

图①:老街长巷非遗文化街。

薄华瑞摄

图②:老街长巷非遗宣讲员正在直播。

任万帅摄

图③:利津县地理位置示意图。

利津县委宣传部供图

图④:手艺人在制作布鞋。

孟晓峰摄

图⑤:利津县高家村改造提升后的村台。

陈圆圆

本期统筹:陈圆圆



我的心窝住着黄河

崔光

我是新中国同龄人，生在黄河边，大坝下边没多远就是家；长在黄河边，自小在河里游泳；工作在黄河边，一干到退休，从未离开利津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老城。

江、河、淮、济，谓之“四渎”。脚下这座老城，是“四渎”之宗的黄河与“四渎”之一的济水交替孕育而生。

水的流聚，让老城灵动而又神秘。“巨海镇其北，清河绕其东，南有桑枣之饶，西通舟车之利，亦东方之腴地也……”说的是明清时期的老城：“袖吞河色黄千里，窗纳海光绿一勺”，描绘的是清代黄河决口于铜瓦厢之后的场景。此后，利津“以一壤之地，纳千里之洪波”，改变了发展轨迹……

1958年，我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利津最大的一次洪水。那年我9岁，趁老奶奶不注意，偷偷地跑上了大堤，看到大柳树只露出了树梢，

（作者为黄河河口管理局原副调研员）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⑩

⑪

⑫

⑬

⑭

⑮

⑯

⑰

⑱

⑲

⑳

⑳

㉑

㉑

㉒

㉒

㉓

㉓

㉔

㉔

㉕

㉕

㉖

㉖

㉗

㉗

㉘

㉘

㉙

㉙

㉚

㉚

㉛

㉛

㉜

㉜

㉝

㉝

㉞

㉞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

㉟